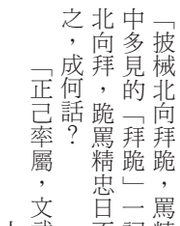
學術明星的學術水平

馬斗全



京西閑居，而對北京史地人物產生興趣。書店買書時，看到一本《康熙順天府誌》，並且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就買了。歸來欲查找清初旅居北京的一山西詩人資料，故先閱卷七《人物》。所查詩人資料無多，發現的校點錯訛卻有不少，讀書心情大壞。正好因事要遠入劍門關，就放一邊不去想它了。十來天後返回，竟聞《康熙順天府誌》乃閻崇年教授積四十年之力精心研究、校點之書，而被視爲精品書，閻教授更公開宣稱：若有人能挑出一處差錯，獎千元。眞令人大感詫異，亦大開眼界，世上竟有如此不知高低的學人。於是又拿出那本書來，只尚未讀完的卷七，隨手勾畫改正之差錯，數數竟有好幾十處！

面對這樣一本書，不免教人多感。

「仰天」錯爲「抑天」，「元末」錯爲「元末」，「疏入」錯爲「疏人」。數處「流寇」，錯爲「流冠」。更將好幾處「嗚呼」，錯作「嗚呼」。此類頗令讀者皺眉之差錯，且視作閻教授年過七旬目力不濟而又不幸碰上不肯負責或水平也低的責任編輯所致，姑且不論。還是舉幾例標點方面的差錯，略作分析。

「屬其稚孫於所善僧隆貴……劉某決意一死，而將尚幼之孫託於佛門朋友隆貴」，閻教授卻標點爲：「屬其稚孫於所，善僧隆貴……」不知他是如何理解自己所標點之句的。又如：「披械北向拜跪，罵精忠日不止。」乃獄中英雄形象。古人書中多見的「拜跪」一詞，閻教授似竟不知，而標點爲：「披械北向拜，跪罵精忠日不止。」閻教授竟未想想，對反賊跪而罵之，成何話？

「正己率屬，文武凜惕。」閻教授不知「正己率屬」係古人成語，即今以身作則意，更將「己」錯作「巳」，而標點爲「正巳，率屬文武凜惕」，自然教讀者不知所云。張某欲殉國難，子願同死，語其父曰：「大人爲臣，死忠：兒爲子，死孝。」是說父親死於忠，則自己當死於孝。《明季北略》即有「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以及「死忠死孝」語。而閻教授錯標點爲：「大人爲臣死，忠；兒爲子死，孝！」又如：「謚義：危身奉上，險不辭難，曰『忠』。」《逸周書・謚法》云：「危身奉上曰忠。」故古籍中多見「危身奉上」語。閻教授錯標點爲：「謚義危身，奉上險不辭難，曰『忠』。」看來閻教授竟連史書中多見的「死忠死孝」、「危身奉上」也茫然不知。

「始歷州郡從事，所在稱職。」從事，官職，唐代著名詩人岑參曾任西川從事，閻教授似不解，標點爲：「始歷州郡，從事所在……」又如：「殺朱泚，趨行在，此轉禍爲福之機也。」勸人殺叛賊而歸順皇帝。閻教授似又不解「行在」（皇帝出行之所在）謂何，而將「在」與「此」聯成「在此」，標點爲：「殺朱泚，趨行在此，轉禍爲福之機也！」治古代史的學者，若眞不知歷史典籍中極常見的「從事」、「行在」而懵懂若是，則令人殊感驚異，不知說什麼好了。

無須再舉例了。只從以上所舉幾處錯訛，即可見閻崇年的歷史知識和古文水平。筆者這裡無意責怪閻崇年，只是覺得，閻氏不但是位教授，而且獲「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更因上「百家講壇」而成爲電視學術明星，精心校點之書，竟如此質量，卻還自我感覺良好。在電視學術明星中，閻教授應該屬水平較高者。由此使人想到，不讀書若此，竟成學術明星，如今的文化界，已成什麼樣子了？此後學界，還會有多少人如前人那樣甘坐冷板凳讀書呢？還有，聲譽本好的中華書局，如今竟也出版這樣質量的書，又傳遞了一種什麼信息呢？

末了，只好借用古人一句話來表達此時心情：可勝嘆哉！

說「沈沈夥頤」

其鈍

前曾見「沈沈夥頤」一詞，多出於談詩文之著述。早者如吳恭亨《對聯話》：「洞庭西半化田，環數縣方千里，沐其利賴者，可謂沈沈夥頤。」又有贈人聯「沈沈夥頤，超超元箸；荒荒坤軸，泱泱大風」。後又見錢仲聯一九九四年所撰《錢澄之全集序》：「所作載於《藏山閣詩存》中的，反映坎坷的遭遇，艱險的行役。以及山川勝概，風俗動態等等，沈沈夥頤。」或就人，或就作品，都是說數量之多。近期又見數例，也出於談詩文著述，也都如此用法，指人或作品之多。

「沈沈夥頤」，顯然由《史記》所載陳涉故人之語而來。《史記・陳涉世家》：「（其故人嘗與庸耕者）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裴駰《集解》引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集韻》：「沈沈深邃貌。」可知此處「沈沈」指殿宇深邃。唐人詩中「宮殿沈沈曉欲分」（李紳）、「高殿沈沈閉青苔」（張祜）、「宮閣鬱其沈沈」（王維）、「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沈沈」（韓愈），皆可證。宋人詞中數有「簾影沈沈」，洪邁《容齋隨筆》、《夷堅志》皆有「大屋沈沈」語，其詩又有「沈沈廣廈」語，亦皆用以指屋宇沈沈。是知用於殿屋之「沈沈」並非多的意思，且「沈沈」在他處亦未見有「多」之義。欲言其多，可用「夥頤」，如唐崔致遠《有唐新羅國故兩朝國師教謚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銘》：「語本夥頤，非吾所知。」《清史稿・樂志》：「神光四燭兮，休氣夥頤。」近者如蔡元培謂人之多、王利器謂書之多，皆但云「夥頤」而不及「沈沈」。可知有學者以「沈沈夥頤」來指人或作品數量之多，顯然未妥。

似這樣並非當代語而是改用《史記》等古代重要典籍語所成之詞，若兩千年間並無此用法，則須愼之又愼，萬不可貿然用之。

魯迅的氣度

宋志堅

我想說說魯迅的氣度。萌生這個念頭，是因爲讀到不少「氣度」文章，有說梁實秋氣度的，有說胡適之氣度的，有說葉公超氣度的，大致都與魯迅有關。例如，一九三四年，梁實秋在《現代文學論》中論及「散文的藝術」時，將魯迅列爲「新文學運動以來，比較能寫優美的散文的」五人之一，這是體現梁實秋氣度的；例如，胡適曾在魯迅去世之後秉公執言：「說魯迅抄鹽谷溫，眞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爲魯迅洗刷明白」，這是體現胡適之氣度的；又如，葉公超曾寫長文對魯迅的文學成就予以肯定，認爲「五四之後，國內最受歡迎的作者無疑的是魯迅」，連胡適也忍不住對葉公超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爲什麼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這是體現葉公超氣度的。

他們都很有氣度，那麼，魯迅呢，他的氣度？我想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的一段話：「《現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較的着重於文藝，但那些作者，也還是新潮社和創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華的小說，卻發祥於這一種期刊的，她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愼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即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爲了偶受着文酒之風的吹拂，終於也回復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我以爲這段話能夠體現魯迅的氣度，具有窺一斑而知全豹的價值。凌叔華的小說大致都發表於《現代評論》。那個時候，陳西瀅與凌叔華正在熱戀之中。有文章批評凌叔華有抄襲行爲。陳西瀅懷疑是魯迅之所爲，弄出一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人鹽谷溫的學術公案。陳氏說：「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此處說的「可憐的學生」就是凌叔華。

魯迅爲他選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作序，已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其時，凌叔華早已是陳西瀅的太太，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也有了中譯本，因陳西瀅以及凌叔華的原因而揹了近十年黑鍋的「抄襲案」已經水落石出。然而，魯迅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不忘收入凌叔華的作品，並在序言中肯定凌叔華小說的好處，也給發表凌叔華小說的《現代評論》予以客觀評述，絕無他與「現代評論」派論戰時那種尖銳與凌厲。

我於是想起《論語・憲問》中的一段話。有人問孔夫子：「用恩德來報答怨恨怎麼樣？」孔夫子說：「那麼，又用什麼來報答恩德呢？只能用正直來報答怨恨，用恩德來報答恩德。」我想，從所謂「抄襲案」看魯迅的氣度，似乎用得上這段話。魯迅沒有「以德報怨」。他曾說過：「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裡，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了我的私仇。」他並沒有忘了這被誣陷的「私仇」，被人打了左面頰而反將右面頰也湊上去不是魯迅的作派。但這「私仇」的「報」法，只是洗刷了自己的冤屈。魯迅沒有以怨報怨，就像陳西瀅在這一事件中所做的那樣，因爲懷疑魯迅寫文章說他的戀人「抄襲」而捕風捉影地誣陷魯迅抄襲，也沒有借着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的方便，輕而易舉地公報私仇——這其實很簡單，他只要對《現代評論》發表的小說，尤其是凌叔華的小說視而不見就足夠了。

然而，魯迅沒有這樣做，他是憑自己的良知來選編小說並予以公正評述的，就像孔夫子所說的那樣「以直報怨」。

這就是魯迅的氣度。

書生意氣

——讀吳中傑的《復旦往事》

馮進

吳中傑教授於一九五三年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習，本科畢業後留校，教書育人長達半個世紀。當年曾經教過我文藝學概論。最近讀到他在復旦百年校慶前夕出版的《復旦往事》，不由感慨良多。此書是吳氏半個多世紀以來親歷親聞的記載，作爲單行本出版前，又曾由我的老師陳思和教授在他所主編的《上海文學》上特闢專欄，予以連載。

吳氏雖是名校高才生，不幸在中國當代政治最動盪的時期進校。政治運動層出不窮，經濟民生跌宕起伏。而他的回憶文字所說的，正是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知識分子「人生識字憂患始」的慘痛經歷。作者剛進復旦時，母校在農田環繞之中，第一教學樓還沒造好，學生宿舍也只有兩棟，在校舍等硬件方面是小本經營。但經過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調整，它在師資和學生素質方面卻是群星璀璨，令人羨煞。後來盛傳當年復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其實影響大的遠不止十人，包括郭紹虞、劉大杰、朱東潤、陳子展、蔣天樞、王欣夫、趙景深、徐澄宇、吳文祺、張世祿、鄭權中、李笠、樂嗣炳、賈植芳、方令孺、余上沅等。而且，當時這些「老教授」大都還只有五十歲上下，用現在的標準衡量只能算是中年教師；而鮑正鵠、胡裕樹、蔣孔陽、濮之珍、王運熙等三十歲上下的「中年教師」，照現在的說法，則是青年教師。教授們正是精力充沛，大有作爲的時候，而學生中的風氣也重視獨立思考、潛心學術科研，並不覺得高分有什麼了不起。

可惜不久在知識分子中就開始了「觸及靈魂」的思想改造運動。大勢所趨，每位教授都不免上綱上線，誇大自己自私自利、不光彩的思想和行爲，什麼多用一隻學校信封就是資產階級思想作怪等等，而學生們則在有關領導的指揮策動下，對老師發動人身攻擊。像劉大杰這樣平時才子風度，說話無遮無攔的，不免落得個跳黃浦江自殺未遂的下場。比起日後的「反右」、「文革」，這個時期的政治運動還算是和風細雨的，只有文鬥沒有武鬥，可是知識分子看得最重的不外是「面子」、尊嚴。一旦教授們隱私曝光、斯文掃地，師道尊嚴也蕩然無存。學生開始缺席、上課不專心、教學無法正常進行尚在其次，知識分子對自己專業身份的認同和社會上對知識文化的尊崇更是受到嚴重損害。以後教授、學生無法靜心做學問，則理固如是。

果不其然，作者回憶，以後的政治運動愈演愈烈。牽涉甚廣、全國知名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中文系教授賈植芳作爲「骨幹分子」銀鐺入獄，剛畢業的章培恆被開除黨籍發配去資料室，當時在校的學生如曾華鵬、范伯群等也受到株連。以後的政治鬥爭，就像越轉越大的怪圈，不斷吞噬着新的受害者。作者說，最初中國是以一九四九年爲界來劃分知識分子群的。一九四九年以前畢業的，是舊社會培養的知識分子，一九四九年以後畢業的，則是共產黨自己培養的新知識分子。但「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則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這十七年間所培養的大學生，「又都成爲修正主義路線的知識分子，而化爲異己的力量了」。

作者原本家庭出身、本人表現方面都無重大問題，最多作爲「走白專道路者」遭到批判。然而他在「文革」中也在劫難逃，被拘留審訊，作爲上海「胡守鈞反革命小集團」（因爲「炮打」張春橋而鑄成的大案）的「狗頭軍師」、「幕後策劃者」遭到抄家、遊街、鬥批。作者最感到痛苦的還不是身體方面的損害（例如胃出血），而是精神方面的虐待：沒有書看，沒有人身自由，隨時有人盯梢監視，隨時有舊日朋友和學生背叛，還有自己無意中牽連了朋友和學生。

待到塵埃落定，往事也無法如煙。因爲死者固然已矣，生者還要面對劫難之後的種種遺留問題，例如當年無辜受害者的冤屈血淚、舊當權者的戀棧報復、長期以來思維方式的僵化和個體生命的浪費。作者感慨地說：「（「文革」結束，作者平反昭雪時）我工作剛滿二十一年，下鄉下廠及在校參加挖防空洞等勞動時間，合計有十四年之多，恰好佔總時數的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時間也大都是搞運動搞掉的，所以這二十多年基本上沒有怎麼讀書。從二十一歲到四十多歲，這可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精力最充沛的時候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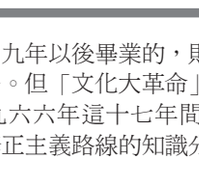
我敬佩吳中傑教授，除了因爲他敢於直言、勇於正視民族和個人的慘痛歷史之外，還在於他始終關注母校的發展、學子的成長。

他提倡過去校歌所唱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反對學術商業化、功利化，認爲「師資力量」和「學術環境」才是復旦成爲世界一流大學的必備條件。一片眷眷之心，一派書生意氣，正是我們後輩學人的榜樣。

京都一瞥 （攝影）夏奇

上海盧灣區夜生活

東瑞



從上海世博回到所住的盧灣區，夜色已蒼茫。肚子已餓得咕咕叫。

連續參觀世博兩天，終於多少如同上海人所說的「感受世博」，可惜無論如何，園內的食店、餐廳要應付每天洶湧入園的三四十萬人流，質量上很難說得到保證。我和老伴前幾天入住這一區的錦江連鎖酒店，出入時就看到區內有不少特色美食店。兩天來主要任務是參觀，今晚就好好吃一餐吧。我們的腳步，不約而同地往斜對面的一家叫「台灣精緻牛肉麵」走去。盧灣區雖然算市區，但並不是鬧區，夜晚，街燈暗暗的。在內地許多大城市，居民已習以爲常，來自香港這「不夜城」的我們，還不大習慣。過了馬路，我們先一間一間地看，主要是看哪一間食店人多。按照我們香港的經驗，餐廳內食客滿滿的，那家的東西必然有口碑，質量不會壞到哪裡去。果然，幾家相比鄰連排的食店，以我們看中的精緻牛肉麵店內，人頭湧湧，座無虛席。我們還需要在外面輪候一下。一會，還有一對老外年輕夫婦帶着一個孩子有禮貌地問我們是不是在等，也跟着等。很快大家就輪到了。餐廳形狀格式有點怪，長方形，沒有窗口，座位排得密密麻麻。

我們被安排坐在兩人對坐位，服務員都是年輕人，態度溫和。我們見到鄰座的食客在吃好大碗的牛肉麵、好大一塊滷豆腐，再看看餐牌，便叫了一碗牛肉麵、滷豆腐、涼麵、魚圓湯。送來時嚇了一跳，牛肉麵好大一碗，那碗似乎有半個面盆大，魚圓湯也超大碗。豆腐一大塊，切成十字。我們吃得津津有味，沒想到送來的東西量都巨型得超乎我們預想，肚子飽得讓我們後悔多叫了東西。

走出麵店，才是八點多鐘光景，我對老伴說，到附近的街道走走吧。

夜的上海盧灣區，街燈暗暗的，遠遠看去，難於辨別有哪些店舖還在營業。路上行人也不多。在香港每天都在緊張地工作，眞難有這樣的閒情逸致逛夜街。我牽着老伴的手，對她說，我們走一走吧。我們到成藥店買喉片、清音丸和膏藥，兩個營業員態度甚好，不但搬出了一大堆讓我們選擇，還十分耐心地加以解說。付錢之後，她們就關門了。原來，她們是八時半下班。又走了幾個店舖，發現燈火明亮，原來是間好大的水果店，好多人在買水果。走進一家通宵店，我們買了一本上海市政府出版的上海世博導引，編得十分全面，資料齊全，僅售二十元人民幣，還買了兩本《讀者》。繼續走，用一種散步式的閒適的節奏慢慢地走，逐間店舖欣賞，老伴在一個轉角停下。原來是家賣背心的。價錢便宜得驚人，她挑了幾件買下。再來就是影音店了，在裡面轉了一圈就走了出來。看看表約是九點光景，夜行人漸稀，我們開始走回頭路。

想不到上海這樣一個大城市，不算熱鬧的盧灣區，夜九時許，街道已十分寧靜了；而我和老伴，也已很久未曾如此五分浪漫、五分好奇地行夜街了。那感覺很好，像時光倒流到我們談戀愛的年輕時代。

加總理「擺闊」

姚船

不少人喜歡擺闊。這或許是人的本性，只是有的人懂得約束慾念，表現得謙虛謹愼；而有的人則私心膨脹，表露得更加張狂。有人說，富人愛擺闊，因爲有錢似乎高人一等。有的說，窮人一旦翻身，更愛擺闊，因爲他曾受人白眼，現在發達了，要「敬告天下」。其實，愛擺闊的人多數與身家沒絕對關係，恐怕倒是與一個人的品性、修養和環境因素有關。有時爲了達到某一目的，有的人也會趁機擺一下「闊」。

小民如此，大人物也不例外。就以加拿大總理哈珀而言，他最近就大大地「闊」了一下。事緣六月底，G8和G20兩個高峰會在加拿大舉行，世界最矚目的國家領袖相聚一堂，商討影響和改變全球命運的經濟議題，這無疑是頭等大事。作爲主辦國，保安工作確實鬆懈不得。

G8開會地點在安省北面度假小鎮亨茨維爾，而G20則選擇在多倫多市中心區。大多倫多會議中心周圍幾個街區圍上高高的鐵欄，列爲禁區，一萬多名警察高度戒備。爲防恐怖襲擊和激進示威者的擾亂，需要多花錢在所難免。只是，哈珀把錢花得太多了，短短合共三天的會議，就用了超過十億加元，大約是以前其他國家舉辦過同樣會議費用的十倍左右。反對黨和國民一片譁然，認爲不知節制，太浪費，是慷國家之慨爲自己掙面子。

正如有人評說的，有的錢花得「匪夷所思」，如用近二十萬加元在離小鎮峰會八十公里處立一塊花崗石歡迎碑；用十萬元在峰會很遠的地方建一個涼亭；花三十八萬元翻新一艘蒸氣輪船，以備領袖們暢賞湖光水色之用，可惜工程要到峰會結束後才能完成。而最爲人詬病的是在多倫多峰會記者中心用二百萬元建一個人工湖，裡面有碼頭、獨立舟，還有酒吧和觀看世界杯的大屏幕。不少記者在讚嘆「美妙」之餘都表示，我們是來工作的，又不是度假。言下之意不言而喻。哈珀總理卻爲如此花銷大手筆辯解：爲了推介加拿大，這是必要的。

加拿大雖然在金融海嘯衝擊下受影響較輕，但仍未眞正走出困境，國債創歷史新高，幾百萬個家庭仍生活在貧窮線下，人們質疑，政府爲何不精打細算，把納稅人的錢眞正用到國計民生上？有人譏諷道，看哈珀近來表現得沾沾自喜，認爲加拿大不像美國和歐盟諸國深受信貸危機困擾，也許趁機想充當全球經濟領導角色吧。打腫臉充胖子，用納稅人的錢爲自己臉上貼金，既不值得也不應該。聯邦審計總長已表示會在秋季認眞審查這次高峰會的開銷。但一般民衆相信，那又是例行公事，或許，屆時連這樣的機會都沒有，因爲說不準政客又會玩出什麼新花樣。

蓮藕、蓮子及其他

艾京

記得小時在印尼，母親經常熬冰糖蓮子羹給父親補身，說是常吃蓮子羹既正氣又可補心。印尼並不產蓮子，只有到華人開的南貨店才有貨。對我們小孩子來說，補什麼身？但母親熬了一大鍋，在電冰箱鎮涼之後，孩子們也得以湊湊熱鬧分一杯羹，而且這貌似花生的東西究竟是什麼玩意兒，我懵然。一九五一年回國，在北京上大學，第二年暑假，與幾名僑生舊識相約逛北海、什剎海。在什剎海的北岸有兩三座用蘆葦搭起來的棚子，並掛上廣告牌子寫着幾個大字：「冰鎮鮮蓮子粥」，一方面出於好奇，另一方面時值三伏天，走得也有一點口渴，於是幾個遊子便在棚前憑水而坐，吃了兩口透心涼的蓮子粥，望着眼前盛開荷花的池塘，身上熱氣全消，才知道口中嚼的貌似花生的玩意兒就叫蓮子。冰碗裡除了蓮子外，還有鮮藕片、鮮菱角肉、雞頭米（即芡實）、核桃仁及杏仁，加上白糖，吃起來又脆又香。

在舊時的北京，荷葉粥和冰蓮子是人們消暑的恩物，在清代出版的《調鼎集》一書中談到荷葉粥時說：「見水不見米，非粥也；見米不見水，非粥也；必使水米融洽，柔膩合一，而後謂之粥。」可見北京人熬荷葉粥是頗爲講究的。散文作家梁實秋老前輩在一篇題爲《蓮子》的舊作中寫道：「我小時候，每到夏季必侍先君遊什剎海。荷塘十里，遊人如織。傍晚輒飯於會賢堂。入座後必先進大冰碗，冰塊上敷以鮮藕、菱角、桃仁、杏仁、蓮子之屬……到台灣好幾年，偶然看到荷花池的蓮蓬，卻絕少機會吃到新鮮蓮子。」

在《新華詞典》中「蓮」一詞的條目是這樣釋義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生於淺水中，地下莖叫藕、種子叫蓮子，均供食用，花叫荷花或蓮花，供觀賞。」在《辭海》更進一步釋義：「荷也，古專稱荷實爲蓮……今皆與荷混用，無別。」由此可見荷即蓮，蓮即荷，無疑矣，但如仔細觀察，從荷花與蓮花的生態來說，兩者還是有差別的：蓮花貼水面而生，花瓣略尖；荷花出水面而長，花瓣略圓，本應叫「荷藕」的卻成了「蓮藕」；原應叫「荷子」的卻叫「蓮子」了，在約定俗成的情況下，自古混用而沿用至今。我們今天吃的蓮藕和蓮子實際上是荷花長在水底下的莖部及長在水面荷實的種子，與蓮花無關。不管怎麼說，我始終把「出污泥而不染」形容蓮（荷）花的名句作爲做人的座右銘。

荷花渾身是寶，除荷葉外，蓮藕和蓮子都適合入菜，成爲餐桌上的佳餚。如蓮藕片夾肉餡的藕合（也叫藕盒）及藕與糯米燉冰糖已成爲宴席上的美味佳餚和飯後甜品。再如湖北孝感的豆油藕卷和蘇州的蓮蓬豆腐粉蒸肉都是聞名天下的民間美餚。

蓮藕及蓮子除可入菜外，也可入藥。傳說戰國時期的越國大夫范蠡送西施到吳國，走到嘉興時，西施感到胸口發悶，她對范蠡說：「范大夫，看來我的心病又發作了！」范蠡只好留在嘉興，一方面讓西施休息，一方面也給她治病。范蠡給西施診療下藥，但仍不見起色。有一天，一個丫環捧了一大捆蓮蓬，向范蠡說，當地老百姓聽說西施患了心病，特地採了蓮蓬，而蓮芯是專治心病的特效藥。范蠡燉了幾次蓮芯羹給西施服用，果然沒多久西施的心病大有好轉。於是范蠡陪着西施起程送到了吳國。

由於蓮藕含維生素和纖維，而且富鐵質，因此從中醫的角度來看，對貧血的孕產婦有一定的療效。至於老藕製成的藕粉更是中國傳統的養生食品，對必須限制蛋白質的洗腎或腹膜透析腎臟病患者，無疑是止飢、開胃的最佳餐點。